

論文卷

砥功叢書

陳垣題



中華書局

啓功著

啓功叢稿

論文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啓功叢稿:論文卷/啓功著 - 北京:中華書局,1999  
ISBN 7-101-02126-3

I. 啓… II. 啓… III. 啓功-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04795 號

責任編輯:姚景安 劉 石

**啓 功 叢 稿**

論 文 卷

啓 功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 1/4 印張·235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冊 定價:26.00 元

---

ISBN 7-101-02126-3/Z·243

此積終之初釋也。又見古之得于名者，豈不若根於藝能，官大者奴僕視眾人，名高者生徒視儕輩。其勢其地既優，其迹其聲易播。後之觀者，遂動色相嗟，以為其秘不可窺，其妙不可及。此積終之再釋也。於是忍俊不禁，拈為韻語，非聖無徒，唐突名流。又苦二十一言，未能盡抒胸臆，乃附以自注。有時手揮目送，注已離題，賞音合觀，每見會心一笑。此一笑也，何

作者手跡(一)

串人名，居然有抑揚可尋。試為分析如下：

寧越	徐尚	蘇秦	杜赫
之徒	為之	謀	
蘇厲	樂毅		
之徒	通其	意	
廉頗	趙奢		
吳起	孫臏	帶佗	兒良
		王廖	田忌
之徒	制其	兵	

(《史記》卷六)

這裏是三串人名和三个五字的半句，每半句中末三字都是合律的，而三个句脚「謀、意、兵」是平仄

作者手跡(二)

## 前言

幼年逾二十，始受教於勵耘先生，獲聞學術流別及考訂之學，得知無徵不信爲立言行文之根本。時私嗜書畫，試筆多就古書畫取材。一日勵耘師以志趣見詢，對曰：「顯於藝術有所成就，師遂以諧語相鼓勵曰：『吾初學醫，將來亦是方技傳中人耳。』」

其後任教於中學、大學，所涉漸廣，旁耽詩詞，曾撰《古代字體論稿》。成書時，先師猶及寓目。殆辛苦撰著《詩文聲律論稿》，十年始就，師已不及見矣。

八十年代之初，中華書局老友傅璇琮先生囑自哀集零篇舊稿成冊，幸有昔年預求先師題署「啓功叢稿」之籤，即以顏之。傅先生督爲從速印刷，出版部門術語曰「拔號」者，不日印成，此拙稿成書之第二冊也。

歷年教書，俱屬古典文學。教古文之第一步，實爲譯古語爲今語，於是有探索詩文古今語法之作，其第一篇即收於《叢稿》中。其後探討漸多，陳萬雄先生囑輯有關漢語之論文，經香港

商務印書館爲刊《漢語現象論叢》，此類篇目今遂不再收入此卷矣。

今距八十年代初，又將二十年，雜稿又復增多，舊編《叢稿》已難容納，乃分訂二冊，一曰「論文卷」，二曰「題跋卷」，老友嘉惠，俾再得就正於尊敬之讀者，是可感也。

此次拙作《叢稿》再版，重編分卷以及篇目安排、文字校訂，多承劉石先生相與商酌，用力極大，謹此致謝！一九九九年新春，啓功自識。

# 目錄

〈急就篇〉傳本考	一
〈平復帖〉說並釋文	三〇
〈蘭亭帖〉考	三六
〈唐摹萬歲通天帖〉考	五七
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	六九
孫過庭〈書譜〉考	八一
論懷素〈自叙帖〉墨跡本與宋刻本	一一五
從〈戲鴻堂帖〉看董其昌對法書的鑒定	一二六
從河南碑刻談古代石刻書法藝術	一三六



談南宋院畫上題字的「楊妹子」	一四八
戾家考	一五六
山水畫南北宗說辨	一六七
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	一八四
〈石濤上人年譜〉商榷	二〇一
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	二一三
談詩書畫的關係	二二六
「絕妙好辭」辨	二三九
說〈千字文〉	二五二
南朝詩中的次韻問題	二六八
讀〈紅樓夢〉劄記	二七七
〈紅樓夢注釋〉序	二九九
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	三〇九
說八股	三三四

# 《急就篇》傳本考

## 一 緒論

古小學書，如《蒼頡》、《爰歷》、《博學》、《凡將》諸篇，皆已散失，惟史游《急就》至今尚存。《漢志》曰：「《急就》一篇。」又曰：「史游作《急就篇》。」《四庫提要》據夏侯湛《抵疑》及《北齊書》之語，謂或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又據《隋志》及《魏書》所稱《急就章》，謂改篇爲章在魏以後，其說是也。《魏書》三十五《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又云：「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可知指全篇者稱篇，指裁割者稱章。後世不知其別，誤以章代稱篇耳。所謂改篇爲章，謂其名稱，非謂裁篇成章也。拙撰此文，於篇字章字，亦隨分稱之，而不拘泥焉。其書《漢志》謂皆蒼頡正字，晁公武謂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者。後世所見，多爲章草寫本，於是原本字體，爲隸爲草，遂滋聚訟。

王愔曰：「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而粗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見張懷瓘《書斷》上。一

似史游爲作草書始撰此文，懷瓘復執其說，謂史游即章草之祖。惟蒼頡正字，當非簡墜之體，而縱任奔逸，豈可以教童蒙。且篇中明言「用日約少誠快意」，可見急就之義，猶今言速成。顏注學僮急當就此奇好之觚，及晁氏所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諸說，尚失命篇之旨，況指爲書寫之迅疾乎？此情理之未安者。至其言漢人草書之情狀，則確切不移也。

〔玉海·急就篇〕羅願跋謂：「游當孝元時，去李斯等已遠，獨能取〔蒼頡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自東漢杜度、張芝善稟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爲章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書之意。」後署淳熙十年。其說雖較密，顧南宋去漢已遠，杜、張始用草體以寫〔急就〕，未之前聞。張芝殘字，無論真贋，黃伯思〔東觀餘論〕尚一稱之；杜度所寫，諸家著錄從無及之者。蓋王愔嘗言：「杜度善草書，見稱於章帝，詔使草書章奏，張芝喜而學焉。」亦見〔書斷〕。乃論章草名稱之源，非謂杜、張始寫此篇也。所疑固近理，所斷則終嫌無據。

近世西陲出土漢人木簡，其中〔急就〕諸簡，皆是隸書。然此數簡，固難概當時衆本，不得謂漢人寫〔急就〕絕無草書者，但足證漢有隸書之本而已。余安度之，漢人所傳，或有二種，隸書本所以便童蒙之誦習，草書本則兼資以識草體。抑或有人欲集草字於一編，藉〔急就〕之文，以爲貫索，惟亦不出兩漢之世。不然後世逐寫，何以必作漢時解散隸體之章草，而罕作上下牽連之今草乎？

近世西域出土晉時文書殘紙，中有《急就》一紙，正面豎直行欄，欄內書《急就》首章，隸書草書各四行，見日本出版之《西域出土之木簡及殘紙》一書。可見二體並列之本，晉時已有。

唐時日本僧空海嘗以今草寫《急就》，墨跡尚存。觀其寫孫過庭《書譜》，草法字樣，與孫氏原本迥不相侔，乃知《急就》之作今草，亦非有所受，蓋但憑己意錄文。《急就》之今草寫本，世傳只此一卷而已。至於真書寫本，近有吐魯蕃出土高昌人寫本殘紙數片有注，蓋北朝人舊注本，今藏新疆省博物館，尚未發表。今日所見，全文唯顏師古注本。顏注自稱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是顏注正文，直四家草書本之綜合釋文耳。夫皇、鍾、衛、王，書家也，其寫此篇，未必用以誦習，殆亦以其爲草字之淵藪而書之，如後世習書，以今草寫《千字文》、《禮部韻》之意也。然則史游之書，不隨《爰歷》、《凡將》俱亡者，正賴書家習草，爲之傳寫。王愔、張懷瓘之誤以撰文及創作草書併爲一談者，殆由只見草書之本耳。

今世所傳，以章草寫本爲最多，故校訂所資，自以章草本爲用最巨。其本來源既古，居今視之，其用有二：一以考證漢人小學之書，一以研究書體沿革。蓋書契以來，古今數變，隸草之間，其變尤劇。趙壹所詆「刪繁省難，損複爲單」者，正草書之特點。簡墮俗中，視爲至便，無待勸勉，而風行無礙者也。況夫後世今草，又復淵源於此。藉使漢人隸書之本，一旦盡出，考訂《急就》文詞者，不復借重章草之本，而研究字體者，猶將有所取鏡也。

至於章草得名之由，亦有數說。章帝所作之說，固最無稽，起於寫《急就章》及通於章奏二說，古今學者多所辨駁。究以何說爲長，則更僕不能終，又非蒙撰此篇之旨，容別論列。總之漢人於粗書之字，但稱粟書、草書，其加章字，必在今草既行之後，爲其足以取別於今草，故至今猶沿用之。拙撰《古代字體論稿》中曾詳論之，可互證。

余嘗蒐求衆本，兼考舊說，見昔賢所校，往往但據一二古本，遽加論定。王靜安先生《校松江本急就篇》刊入《觀堂集林》者，據舊本十二種，勘對最詳。惟寫以真書，於草字使轉，不能見其異同，而前賢釋文歧互處，亦未盡收取而付折中，蓋體例不同也。竊不自揣，嘗搜隸章真草若干本，爲合校本一卷，因於諸本存佚真僞，略有考索，撰爲此篇，以就正方聞。海內藏家，倘有古摹善本，惠示以爲校訂之資，則不啻百朋之錫矣。

## 二 已佚古本

《急就篇》歷代傳寫，非但字有異同，章數且屢見增益。今存最古之本，如漢人隸書殘簡，及宋人所傳皇象章草本，皆三十一章。顏師古注本三十二章，於第七章後多出一章。觀其自序所言，蓋嘗徧考衆本，並不專依一家。空海今草寫本其尾止於三十三章，馮漢彊作晉彊。觀堂校記以崔浩作代彊之例推之，謂其源出晉人是也。惟稱其臨晉人本，則未有確據。《玉海》所刊宋

太宗本及所引黃山谷本，則三十四章，其末二章王應麟補注以爲後漢時人所續。觀堂校記依其「飲馬漳鄴及清河」、「遼東濱西上平岡」及「漢土興隆中國康」諸語考之，謂在魏武平冀州、破烏桓之後，而魏代漢以前。又以宋太宗本既出於鍾繇本，則二章當即繇所續。其說至確。今傳諸本，大抵不出此四類，而其中章草所寫者，僅存葉石林刻皇象本一種。至元明以來書家傳摹之章草本亦莫非三十一章，殆皆同出一源者。

若夫史游原本，是否即三十一章，殊費討論。蓋《急就》之文，例多偶句，兩章交替處，亦必隔章呼應，顏注所謂「前之卒章與後句相躡」者也。惟三十一章之本，其第六章末「耿潘扈」三字，畸零無偶，最爲可疑。顏注本及宋太宗本多「焦滅胡」一章，末有「續增紀」、「遺失餘」之語，則又明言爲增補者。觀堂以爲顏本此章，取諸鍾本，續增亦出後漢人手，其說近之。又謂：「漢殘簡銅鍾一章上署第十二，知史游原本固無此章。」復申之曰：「西漢時本無此章。」是初今出漢簡即史游原本，已頗可商。至云：「耿潘扈三字雖係單句，然扈字獨與上奴、奢、都、胡等字爲韻，是三十一章，並無缺佚。」其說殊牽強，不敢苟同矣。

句法有呼無應，《急就》全篇絕無其例。謂原本如此，尤覺未愜。自元帝至獻帝，二百六十餘年，中經喪亂，舊籍未必毫無殘佚。況補者明言「遺失餘」，藉補章出後漢人手，是當時已知其遺失，故爲補之。安有千載之下，翻能斷其無缺乎！觀堂所以誤加判斷者，蓋由過尊所見漢簡，

以爲即西漢時史游原本。夫同屬漢簡，寫時亦有先後之分。所見數簡，詎知其非原本已殘之後，補本未出之前所書者乎？以其少一章，正可見寫時之晚也。是以謂「焦滅胡」章諸字非原本則可，因其字爲續補，而謂原本此處並無殘缺，則不可也。今觀皇象本之缺一章，足徵章草本最初之源，當在後漢人未補以前，則亦僅亞於今出之漢簡而已。

章草本，自漢至宋，諸家所寫，皇象本外，皆不復存。其見於記載者，約有十家，今撮記之，以見古本亡失之衆，而倖存者之可珍。且冀其有爲故家秘藏者，萬一一見焉。

一、崔瑗 張丑《清河書畫舫》引《悅生別錄》：「法書中有崔瑗臨史游《急就章》，前稱似道留心書畫，家藏名跡，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秘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今除烜赫名跡，載悅生古跡記者不錄，第錄其稍隱者著於篇。」見辰集「釋貫休」條。可見別錄所載原多隱僻之物，此外未見著錄者。

二、張芝 黃伯思《跋章草急就補亡後》云：「今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見《東觀餘論》卷十。然則其本在宋僅存中間數行，定爲伯英真跡，不知何據。

三、鍾繇 顏注序稱「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備加詳覈」。知其本至唐尚在。《玉海》宋太宗本，首引《實錄》云：「先是下詔求先賢墨跡，有以鍾繇書《急就章》爲獻，

字多踏駁。」夫字既踏駁，則與詳覈有異，蓋已非顏氏所見之本矣。

四、索靖 索靖寫本宋人屢稱之，《宣和書譜》卷十四載其目，曰「晉索靖《急就章》」。《東觀餘論》卷十，《跋章草急就補亡後》云：「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縛而下，才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按摹而弗填者，言其出於摹寫，非雙鉤廓填者，故筆勢得神也。又同卷《跋索靖章草後》云：「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葉夢得《跋索靖章草急就篇》云：「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二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紹興甲子，偶得故秘書郎黃長睿雙鉤所摹於福唐，不可無傳於世。閩無美石，乃使以板刻之，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附載於《東觀餘論》卷十。葉氏既刻皇象本，復刻索靖本，而不言其文有異同，則索本殆亦三十一章之本也。其木刻拓本，世久無傳。嘉慶初孫星衍忽得一石刻拓本，有紹聖三年摹勒之款，據之以撰考異，號爲索本。余考其帖既非宋刻，而所刻者亦非索本，另章論之，而索本終不復傳。

五、衛夫人 見顏注序中，其後不見著錄。

六、王羲之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云：「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



落已不復存。」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隱居未得目覩真跡，故疑其不存，顏注稱之，知至唐尚在。

七、蕭子雲 張丑《清河書畫舫》子集「曹弗興」條，載周密《雲烟過眼錄·蘭坡趙都丞與懃所藏書畫目》，張氏以刻本例闕，故詳錄之。其中有蕭子雲《急就章》，此外不見著錄。姑不論其果否子雲真跡，以其爲宋人傳寶之本，苟存於今，亦有足貴矣。

八、崔浩 史稱崔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見《魏書》卷二十五本傳。夫百數之本，不爲不多，唐宋之世，已無人見之者，蓋當時即多遭割綴矣。至其所書爲真爲草，史文不明。考浩父玄伯傳云：「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模楷。」又云：「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見《魏書》卷二十四。夫鍾衛之體，僅諶與玄伯各自取法，而索靖之草，則兩家子孫所共傳，故著其世次，以明不替。「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蓋謂索靖草法也。

九、陸柬之 《宣和書譜》卷八：「唐陸柬之草書《急就章》。」

十、宋太宗 《玉海》刊王應麟補注本前錄宋太宗御書本，首引《太宗實錄》云：「端拱二年